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王爾烈

謄録監生臣陳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三月乙酉詔昨應募隨王中正出界開封界大保長雖未嘗立功者各遷一資庶可鼓舞百姓使人樂於公戰乙酉三月四日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奏先據李浩申有新歸順部落子馬凌等稱黄河北有馬凌親家

翁哩努卜寮桑一家十五口叫喚乞船過渡浩尋差東頭供奉官孫晞等取接不期西賊設詐捉虜孫晞并當直兵士一名浩輕率無慮欲望許本司取勘從之寮記三月四日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為患望寮遣中使體訪情實稍變法以便民詔江東路提點刑獄范峋體量仍下見提舉鹽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縣違法因依以聞事十九日并六月十二日可考

誼又上書云由本志載范峋體量事甚畧蓋有所隱也今不取六月七日丁巳峋云云

唐至於五代暴政所興二廣則户計一丁出錢數百輸米一石江東西許之釀酒則納麴錢與之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即有鞋錢入倉庫則有發錢正稅之外又有租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二廣之丁米不除江南榷酒而收麴錢民不得鹽而入米比五代為加賦矣嘉祐中許商通茶乃立租錢茶租以稅為本比國初又加賦矣雖然民生不見兵革安於田畝而以財力奉公家未告病也而論者以為無政事故財用不足陛下有憂之起

王安石參大政未久而相之又以王安石所推引而任呂惠卿曾布李承之內則議令外則察訪舉天下之法而新之陛下日旰宵中以聽萬務自古好治之君至誠篤信排天下之議論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為安石者以身當天下之怨以報陛下固亦鮮比當此時朝廷郡縣頗革因循之弊上下日以赴功而一切禁言新令之不便是以法度未備而已敝夫法已有弊智足以知之然則當更而不更者何哉是大臣造法之過而羣臣

不言之罪也伏思陛下所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無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為民有積貨之不售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天下訟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於役法尤甚臣請試言其甚者朝廷立一法使民出錢而害法者十臣請遂言之唐壞租庸調法而為兩稅其後每稅錢千而增二百是庸之外一取矣五代之麴鹽鞋簽本朝皆入兩稅是庸之外兩取矣又出茶租

是庸之外三取矣又出役錢是庸之外四取矣四取之外又出寛剩是庸之外五取矣是謂不原賦稅本末輕重而出錢害法一也陛下以鄉户徧前破民家産故占籍而稅者皆使出錢以助役此良法也然差役以版籍為宗版籍以稅錢為宗避差科者或隱寄稅錢詭名以就下等又稅之重輕不當田之肥瘠議法之臣未嘗講此案天下不正之籍一切隨稅而出錢是謂不正天下之籍而出錢害法二也五等之有差役一鄉不過十人

其次七八人在公者少而安居者多矣議法之臣始曰
助者取於官户單丁女户寺觀未嘗爲役者出錢以助
重役爾既而變法不計貧富以税錢爲率而取之謂之
免役凡軍人代役則取其錢以還三司及貧民未嘗爲
役則又取之何哉臣嘗爲廣西常平矣廣西凡爲税錢
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夫一年之間出錢五六若未
病民也然以五六錢所出方夏秋農趨功時兩至官府
公私糜費又且數倍古之養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今

之貧民以五六錢奪其時甚可憐也故宜融之民逃入蠻洞廉州之民燔屋而逋亦可見矣是謂下户出錢害法三也朝廷以吏為貪墨考古庶人在官之制而與之重禄用河倉法決其賄獄可謂美意矣立法之初蓋當考事局之繁簡吏案之輕重州縣之大小以差制禄可也不論大小輕重之别多者至七八千州縣常平兩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簿尉下縣或七八千令之吏乃數倍於此豈非庸錢太厚乎其它容有徒費者矣

如前日既罷之帳司是也是謂庸錢太厚又有徒費害法四也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為無比户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臣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為鄉户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為上户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户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户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窮天下財產安得不匱而法為利民是謂出錢太重害法五也

法以役人有定數而年歲有豐凶故立寛剰以備歲與夫捕虎緩急之用此良法也然司農意規寛剰不立正法行之數年州縣寛剰刻納減放不及之錢貫已朽矣役錢中又出雜支寛剰此為何名而取也是謂寛剰太多害法六也夫男耕女桑不給於買錢以輸公家其勢不得無困窮矣今不卹卒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則將何以卹之乎陛下嘗試以近事觀之前日明堂赦書元豐元年以前賦稅苗役逋負一切放免江西雖小

所蠲除數百萬一路如此其它可知臣以謂賦稅者朝廷正利尺布斗粟何可不償今天下之民連年逋負惟幸蠲放一有饑饉仰給於縣官其故何邪蓋役錢雜色輸官已多雖樂歲無羸餘正稅所以不入也昔之人君蓋嘗變法矣然其君臣未嘗不相為終始也昔者陛下以天下之法弊故革而新之則是變法者陛下也承意而立法者王安石也潤色討論之者吕惠卿曾布之徒也故重司農之權以領法又詔倉官以行法可謂有序

矣然而造法之臣不原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為本於是患失之徒爭言新法之便司農不問是否隨事立法法未成全而安石惠卿有隙曾布相繼罷去而新法一聽於司農主司農者大抵妄意朝廷志在財用希合而已大臣襲故事不敢復議利害晝而守之行之數年天下受其弊是謂法未成而立法之臣去朝廷害法七也然而上下相目而不言是羣臣持禄養交負陛下也而今日定法之臣又無一言救其弊徒須條式以減淮

浙役人椿留為說責諸路依式成書移東就西減五增十固無毫髮有補朝廷所謂提舉倉官又不肯論列利害意者欲繼前軌趣成書總天下方數見之空文叨天下之功以幸富貴是謂司農不察倉官不救弊害法八也夫二浙之法始於李承之其次沈括其次吳雍凡三遣使矣屢變法矣然民不知法之為利而日益貧者徒知吏出錢之法而未嘗減錢以利民也是謂減役人而椿留其錢害法九也自改法來變圓融為和市有司不

為陛下惜乃輕為價上督責則下疾驅為縣令者乃一科買於民昔臣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黄河夫夫錢十千上户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樁官估二十百姓為費二千户有及二十條者近江西買軍須衲襖官估八百實費三千其它翎毛竹箭無不數倍夫縣官緩急資於民民出其餘助公上理固然也然民已出役錢又不免於科配是謂百色配買賤價傷民害法十也凡此數弊者不見於上而見於民民情壅於上聞甚可痛也傳曰

知予之為取政之實也今有司但知取民甚無謂也然救今日之弊豈有難哉陛下鑒害法者悉更之民享大利矣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不在於私嘉聽幸甚誼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鋪置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於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盜賊其將奈何上批劉誼職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見自合公

心陳露輙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
槩壞大法公肆誣謾上惑朝廷外揺衆聽宜加顯絀以
儆在位特勒停六月七日丁巳范珣言可考劉琯始末當考元豐七年正月特授宣義郎元祐元年六月權發遣韶州曾布誌和斌墓云詔欲使斌將兵討黎人斌以為兵出無名必罷既而果然當考
丙戌贈司徒郭崇仁曾孫獻卿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尚
冀國大長公主　詔官制所檢詳文字劉賡貫種民詣
館伴高麗國使所應答所問律令從使人李子威請也
權知開封府王安禮言應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公

事乞從本府録奏斷遣如得旨斷死者乃送糾察司審問從之　詔肅州團練使鄂特凌古聞在羌中居果莊之右蘭州之戰又能竭力督勵諸酋堅約不回可除本州防禦使

己丑詔涇原路經畧司聞劉昌祚等出界回隨行旗鼓及招撫金帛器用笏帶銀槍戰袍等物悉棄界外可案實具數以聞

庚寅詔河南府進士席旦特赴廷試旦汝明子上書論

事合意也此據廉旦墓誌增入鄧洵武作

壬辰御集英殿策禮部奏名進士舊紀具載策問　詔司農寺

趣諸路提舉司發常平并坊場積剩錢五百萬緡輸元

豐庫　詔武舉人御試日馬射　重修編敕删定官宣

德郎王亘為通直郎權監察御史裏行　賜龍圖閣直

學士知慶州曾布母仁壽郡太君朱氏冠帔從布請也

甲午策特奏名進士又策武舉進士新紀書策武舉舊紀不書　詔

都大經制瀘州夷賊林廣梓州路轉運副使苗時中詳

度以新修腹裏武寧大峒開遠平夷四寨約新修樂共
江門鎮溪梅嶺大洲等五城對行毀廢城守之具皆可
移用可權留開封界第四將兵馬防托其義軍弩手從
軍已久并湖北雄畧隅路皆可遣歸
乙未手詔沈括聞已遣曲珍部領兵馬前討近界屯聚
賊黨珍係本路副帥事體至重非全師出境不可容易
輕發宜速諭止令董率將領於並塞遥為聲援止使裨
將出界討除仍誡之伺便安穩取勝勿得輕敵有誤國

事二十一日壬寅可并此　詔荆湖廣南川峽陝西河東經畧安撫鈐轄司具化外羈縻歸明蠻猺夷獠熟户蕃部合補職名資級請受則例及前後所補職名恩數異同以聞

按以置籍　詔自今入内内侍省初除都知押班中書樞密同進呈七月庚子又有詔　詔熈河路提點刑獄司河州官吏和雇守城義勇保甲修城特免取勘　手詔李憲

裕勒藏喀木等送到蕃字文頗陳情甚有向順之意宜及今乜兵防立保壁障之便速為經畫應接并十九日庚子　定州

路安撫使章惇奏乞將本路團教場漸次營葺責限至十月終以前了當未奉朝旨令保甲司將緣邊未集教州軍一例修制團教場要一發興修三月終以前了當事涉張皇措置乖方正是安撫司奉法守職所得關言非為侵越欲望下本路許將未集教州軍團教場並限十月終以前修置了當上批宜依惇奏止作朝廷特降指揮疾速行下御集百二十一元豐五年三月十四日下

丁酉右侍禁張琦除名送江西編管以糾合富民與右

監門衛大將軍世闑議婚也

戊戌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郡王后廟初獻差宗室節度觀察使歲以序差不赴罰俸一月其餘祠祭勑差行事者準此　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於寅詔自己亥易服避正殿減常膳其日百司守職　秦鳳等路提舉保甲司言本路義勇並改為保甲其間多有一家男夫五人已上成丁者若排兩丁或三丁充保即難拘以五家為一小保欲每五丁

為一小保詔保甲以家聯保以丁聯兵小保長以上緣兵置令三路依詳施行如於舊法有礙條畫以聞六月戊午云云

熙河經畧司言董氊鄂特淩古使以蕃字來告曰夏人通好已拒絶之且訓整兵馬以俟入討詔苗授李憲師行有期即預以告

己亥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為日將食故也舊紀書詔以日將食正陽之月為異尤大自己亥避正殿減常膳赦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新紀書以日將食避殿減膳赦天下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昨以權知開

封府王安禮任性破法犯分干譽欺罔聖德乞正典刑又牒取當察簿書巧匿不送規紊紀綱臨事奏請挾持主恩禦人以口輦轂之下當用正人伏望察情議罪斷以至公上批令安禮具析元奏請改法利害及取索簿書前後不同以聞　提舉汴河隄岸宋用臣言面奉聖旨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令臣相度措置已行按視可以自汴河北岸趂字坊開河一道取水入內徑至咸豐門合金水河將金水河自板橋石㪷門東修㪷

門開河一道引水至金明池西北三家店灣還入汴河其舊透槽可廢撤從之六月二十八日戊寅賜名天源河　詔杭州以錢氏臨安縣田產課入歲賜表忠觀錢五百千葺吳越王墳廟新紀書詔杭州歲葺吳越王墳廟舊紀不書　涇原路經略都總管司上諸將出界所部正兵漢蕃弓箭手亡失分數詔除劉昌祚姚麟已降官外趙定高棟种診孫咸寧戴嗣良賈辯李祥劉玉各追一官徐鎮任端桑湜賈德用各兩官俱千劉珣各追四官張免成恭各五官

庚子詔諸緣保甲封樁錢物非有朝旨而輒支用者論如支封樁錢法　李憲言據李浩稱裕勒藏喀木約三月辛卯於堅博投附其情决是詐降與誘誤孫晞事體無異已令李浩不得擅發兵馬應接詔兵謀百變難執一方要在索見敵情不失機會孫晞見執自是卒易過河即非為賊誘致今裕勒藏喀木稱欲投附及約會於堅博即當察情偽隂為隄備相度招納豈可便為姦謀不行應接朝廷經制西賊招納降附自是一事若情實投附

而自疑阻即使羌情愈堅向賊實於邊防有害委李憲
詳此施行并十四日乙未孫路事見三月四日又六月十二日 知開封府王安
禮言司録司獄空外有左右軍巡院獄案皆已斷絶止
有見禁罪人丁懷等公案已奏及在糾察司望責近限
審録及約法斷遣所貴三院皆獄空從之 湖北都鈐
轄司言準詔取問沅州龍賜古監三州知州押案并頭
角人等各不願補班行依舊進奉從之
辛丑涇原路經畧制置司奏鄜延路兵馬分為五軍共

用文武官二百四員雖已奏乞差使臣一百人下本路相添團結諸軍使臣如尚不足權許依去年七月九日指揮不依常制抽差補填所闕人數詔三班院選差使臣五十人應副鄜延路差使如不足差散直（密記二十日事去年七月九日指揮未見）

壬寅朝散大夫范子儀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新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朝請郎葉義叟提舉江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以上批義叟精神雖不衰而形體瘦瘠恐不宜

使嶺外故也　鄜延路副總管曲珍言出界至金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千級詔鄜延路經畧司關逐路經畧司麟府路軍馬司速具功狀以聞此月十四日乙未二十六日丁未可并此又四月八日十一日十三日亦合并此沈括自誌附四月十三日舊紀書壬寅鄜延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斬級千新紀不書　知桂州張頡言昌化軍劾符破結九人犯持杖彊盜殺人罪皆死緣係捕盜官招誘令解下弓刀支與酒食然後擒縛若從捕獲法慮致生黎疑懼將來無以示信詔釋之　廣西提刑司言朱崖軍黎人素

光頵自至和中因符護失奴𡛟捉廵檢慕容允則為質本軍西北一帶道路至今不通近龍見符隻等峒尤甚若不討蕩以懲誡則恐猖狂不止民不聊生詔張頡依詳近降指揮施行慕容允則事當考　詔陜西五路自大軍入塞之後沿路馬遞鋪甚失編排有妨轉送文字專委管整葺陜西差胡宗回王欽臣京西差梁燾

癸卯新知潤州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盧秉依舊朝請郎為寶文閣待制知渭州軍事並聽李憲節制以种諤

自言與統帥素不合不可共事固乞免渭州故也詔諤還鄜延舊任時政記在十一日壬辰今從實録 詔下諸路係役廂軍權不以等様選擇少壯人招刺 御史王祖道言樞密院補試本院貼房充令史問目以將校於元豊三年九月逃亡至十月捕獲編勑依在官亡法凖律計日坐罪既稱三年九月即合通閏為坐令以閏計罪者為否不以閏計罪者為通而謂之假法不當數閏道路喧傳以考中宗禮等皆承旨張誠一挾私徇情乞付有司根治

以懲姦罔之吏詔送樞密院大理寺根治情弊并所言來歷處以聞　祖道又言御史彈奏前知延州呂惠卿遣禁軍饋徐禧公使物已詔劾罪而惠卿論奏輒引編勑兩府犯公坐案後取旨及徐禧無罪不當劾編勑明有三百里饋酒之禁而惠卿廼謂變易他物則酒不出三百里非所禁也舞文玩法罪狀甚明一昨陛下講武西垂規摹一出聖訓邊臣奉行而已惠卿乃謂今日乘幾之舉有助拙速竊觀惠卿越在衰苴不畏名節規免

小累饕功自賢意自延安赴闕妄覬陛下有復用之意惟恐釋服之後舊物不可復得近降朝旨免劾此雖出於陛下終始大臣之恩然竊謂士大夫廉恥不立而朝廷行法宜自貴者始惠卿違法餽送雖已免問而論奏虛妄不可不懲詔劉與惠卿其後根治祖道所論張誠一事為臺吏李景仁所誤劾惠卿事不當皆以赦原其後至赦原朱本增入當考

甲辰王安禮言準朝旨臣僚上言取索盜賊簿欺罔事

令臣具析不同因依勘會本府得臺牒取索籍記盜賊姓名簿臣為見臺牒取簿數多逐次許取一道却準臺牒所封送諸廂賊限都簿不應本臺所取令封送編敕諸盜再犯杖州籍記姓名簿本府遂回報準一司敕京城府界犯盜並刺環子有此照據所以更不置簿兼臣亦曾面奏並不知前後有何異同詔滿中行分析安禮又言臣智識卑下行能無取誤蒙聖知待罪天邑凡所自為有害無補如言者指臣任情破法犯分干譽侵權

自恣橫厲無忌尤為切當凡臣奏請已曾論列利害止於如此今别無可分析如朝廷已知言者不誣乞早賜罷黜更用舊法以厭羣論并十八日 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言今後諸軍因功或捕賊換大小使臣者許帶舊請受從之 詔司農寺於大名府公使庫錢内撥錢千緡與相州及於恩冀二州公使錢内各撥錢千五百緡與邢趙磁三州候遼使行舊路日依舊

乙巳御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

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裳南劒州人也舊紀書乙巳進士明經諸科賜第及授命者千四百二十有八人新紀書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千四百二十八人丙午賜奏名進士明經諸科授假承務郎文學助教攝助教八百三十六人新舊紀於丙午日並書兩土令準例不書丁未詔沈括曲珍軍馬出塞已還帥府非卿指授方略之良及珍戰勇之力曷以膚功如此士卒經去冬飢殍之後人情振奮之初非亟賞之不足以酬其赴敵忠勇之志其促珍保明功狀以聞仍誡以勿濫十四日乙未手詔同遣珍

二十一日壬寅珍出界四月八日十一日十三日當并此

戊申御試初考官大中大夫蘇頌集賢校理王子韶王陟臣承議郎劉奉世同知禮院楊傑通直郎蔡京覆考官龍圖閣直學士安燾知制誥王存史館修撰陳睦曾鞏集賢校理趙彥若太學博士張崇詳定官翰林學士蒲宗孟寶文閣待制何正臣集賢校理陸佃各罰銅三十斤坐頌等考黄裳等下上親擢為第一故罰之鮮于綽傳信録云祖宗時狀元通判乃賜茜袍故有不著藍袍便著緋之語其後恩澤稍殺為簽判或知縣袍止賜緑元

豐中黄裳為狀元有語黄裳却作緑衣郎就姓名詠之也考官本考裳置第五甲神宗嘗見其文因記其數句至唱名令尋裳卷須㬰尋獲進呈神宗曰此乃狀元也乃唱名同時又有劉縣者前此一舉蒲宗孟為省試考其文考縣作省元以策中歳字犯廟諱藩邸名不得已黜落散號日蒲話於衆予縣為省元自此遂知名勑差為學録至是年又為省元神宗聞其名故榜日亦在第五甲神宗呼至軒前問曰卿學録幾年縣曰臣待罪學録三年又曰師何人縣曰蒙陛下教養神宗嘉其應對宣諭曰有司考校失實置卿第五甲令陛第二甲時考試官知制誥曾鞏以定黄裳劉縣試卷不當各罰銅三十斤　詔潁昌府三縣災傷特支常平倉米三萬石　提舉河北黄河隄防司言按視御河匽隘隄防埶弱不能通納大河分水恩州城壁

可憂而回水入大河即不灌塘濼御河綱運惟通恩滄永靜乾寧自可轉入大河不至回遠所相度閉截徐曲來水併入大河為便從之并二月二十一日詔春銓試中上等二人循一資中等七十六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十九人注官

己酉提舉河北路保甲司言諸縣尉通管縣事外惟主捕縣城及草市內賊盜鄉村並責巡檢管勾緣邊把截控扼巡檢兵級並依舊其定州望都曲陽北平唐縣祁

州蒲陰保州保塞廣信軍遂城安肅軍安肅順安軍高陽永寧軍博野滄州清池覇州文安大成莫州任邱雄州歸信容城逼近邊界舊以使臣為尉其職與内地不同鄉村盜賊恐難一例專責廵檢欲並令尉依舊條惟不干預教閲從之　詔沈括自出界及接續招納到人口内有酋首及自來羌巢使令之人自歸順後赤心効力擊賊有功者可品第力量高下立功優劣番次差使臣管押入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不見食兩紀並書日食不見

參知政事蔡確上元豐法寳録 知開封府王安禮言

三院獄空詔送史館安禮遷一官推判官許懋胡宗愈

劉仲熊並賜章服軍巡判官畢之才以下十四人為三

等第一等遷官第二等減磨勘二年第三等一年吏史轉資仍賜銀絹錢爲絹千匹銀百五十兩錢五百千舊紀書開封府獄空新紀不書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繫待辯者一切論決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爲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内史廖輩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北國於古無愧矣同知樞密院呂公著從者得匿名書於道事涉不順公著以聞上手封付安禮治已而又得二本詔遼人在

館而此書滋多亟捕之無使宣布書所斥百餘家而其一家三人焉中有姓薛者安禮曰余得之矣薛至詰之曰若豈有素所不快者邪對曰里有以筆求售者拒之鞅鞅而去意其見仇也安禮遽捕致訊所告皆其平時睚眦者狀具詔遣近侍覆之無異辭即日梟於市初不逮繫一人鮮于綽傳信録或云獄空時安禮密諭畿邑使暫停解送公事御史知雜滿中行彈擊之上不說曰豈不知獄空朝廷美事乎中行言獄空事不驗又雜言和甫他事不勝出知無為軍同知樞密院呂公著奏臣給使人於通衢中得匿名書以示臣事涉不順不敢不以聞上以手詔付安禮推治已而從中復降

二本其詞皆同上勑諭安禮曰遼人方在館而此書滋多脫流播外國者非便亟為捕之安禮視書中所載一百八十餘家最後一書家三人焉有薛其姓者安禮召邏者誠曰治獄當治其獨為余召薛生者來餓而薛生至安禮問曰爾亦有仇怨乎薛曰某邑某里有某人者常以筆一束為託某拒之觖觖而去意其為讎也安禮曰吾事辦矣遣人捕之果得訊書中所載皆其睚眦者安禮具其狀以聞上遣近侍馮宗道覆之信然即日梟首都市初不逮證一人京師讙然稱頌以為神明此據田晝所作安禮行狀本傳已修入更詳之行狀又云自安石為侍從時嘗議按問自首減等法以從寬而經問始隱者尚不得減安禮乃言曰臨罪而懼人之常情一問不服便得全坐則獄者得以誣具獄情後有不承而書案者不在減例詔從之著以為令至今全活者莫知紀極宗室令騑有妾騫始售其直數十萬閒被酒炙敗其面因訴於官貲歸其直安禮曰妾之所以直數十萬

者以善姿首也令炙敗之則無能自鬻此與炮烙何異乃奏於上請勿復其直并厚譴之以為戒上曰令騑魯王之裔席寵怙勢鮮克由禮朕以近戚故每優假之比聞被按蹴踏如不容且相戒毋敢犯卿令朕為卿罰其俸則過於受譴矣令騑乃仲騑事見五年二月十五日又十一月二日可考後宮造油箔始與民約三年損者追其直後一年箔有損者中官持箔詣府請責其直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令用之既久乃退取其直每如是則無復得直者約不可用也大璫甘師顏居官第頗有增建而求售者黄門王瑜酬之善價欲自結於甘即以别舍質於市易得千緡以與之頃之瑜且死其母欲歸其舍安禮曰父母在為之子者妄易舍業以成其私非法也俾瑜母與師顏互以錢業為主師顏挾貴勢嗜利偪下稽其期弗肯償安禮曰是知瑜母月輸其息於官故欲以困瑜家者遂列其事後有輸息者令師顏承之師顏閧之

即日還其直自是宗室中貴人嚴憚之安禮既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為之執政欲人取一二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安禮所為者其後為執政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外蕃多屬於安禮已上五事並安禮行狀當删取之

上因論為治之道不可不知幾故聖人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小事已著者常人知之而無補於救敗張良之於漢其謀甚微而救患則大若借箸銷六國之印追項破養虎之謀即拜齊王先封雍齒皆漢之所以存亡羣臣之所不及良以三世相韓為其子孫者當為韓報仇而漢祖之才足以有

天下因而輔之皆能致其義而去其去就超然不累於物蓋體道者也蕭何足以為漢大吏良乃師臣爾

甲寅始御正殿復常膳上以自春亢旱靡神不宗及此雨尺餘喜見於色謂輔臣曰禁中令人掘地潤及五寸秋成當復有望殆天助也（兩紀並書御殿復膳）

遣御史宇文昌齡鞫鄜延鈐轄劉紹能於鄜州（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乙酉紹能升鈐轄七月十七日庚子押赴闕五年四月三日甲寅遣昌齡六月一日辛亥詔催結案十四日甲子二十二日壬申七月五日甲午十三日壬辰二十二日辛丑十二月十八日甲子昌齡使回六年正月十三日己丑獄竟鄧洵仁誌昌

齡墓云鄜延帥司奏劉紹能將通結西賊作過邊境神宗察其非實俾勿治帥司固執再以狀聞詔委昌齡就鄜州制勘皆卒如聖慮昌齡請懲戒生事邀賞官吏以安邊人猜嫌之心既還奏對稱旨賜五品服密院時政記五年六月十四日甲子鄜州制勘院奏已疎出劉紹能祗候取問未圓情節其星鄂克已疎放逐便并將不係緊切干照人蕃部等共四十二人疎放及知在外奏聞事貼黄稱勘會蕃官郝守素吹邁劉永隆劉永德各為供狀時行用錢物係事發在德音後及郝守素等在經畧司曾有虛撰造到劉紹能事節各係有罪見照勘同三省奉旨令鄜州制勘院勘會郝守素吹邁劉永隆如不是故入劉紹能死罪亦仰先次疎出二十二日壬申鄜州制勘院奏見勘劉紹能公事所有經畧使副沈括种諤各有奏發劉紹能等不實情罪欲乞除見禁官吏等一面結案外將沈括种諤並於案後收坐同三省奉旨見禁官吏一面結案其沈括种諤案後收坐七月五

日甲申樞密院奏勘會到鄜延路將副奉旨劉紹能與移環慶路將官差遣十三日壬辰鄜延路鈐轄劉紹能帶到銀器衣物等見在府司校庫寄納物色候有便使臣管押往環慶路交付本人二十二日辛丑劉紹能已令依舊充鄜延路鈐轄兼第三副將己附七月五日

張誠一言近者發兵西征告乏者數郡朝廷遣官裁削冗占僅始足用若三路則無慮皆隸將下近裏州有不隸者亦籍在緣邊分時番上故凡差使率用將兵遇調發時近裏逐州惟有義勇保甲與小分共守空壁竊以諸處壯城其錢糧與下禁軍無甚相遠欲隨州軍大小稍增舊額取諸路所減廂

軍請給以佐其費十分人數以五分教弩及掛搭守城五分專治壁壘或值將兵俱出則量數差發以代其役惟不許出城從之　户房檢正官吳雍王震上都提舉市易司敕　詔開封府界提點司速捕絶蝻蟲毋令害稼

丙辰手詔李憲蘭州新造之區財用艱急若非省約何以經久近李浩奏乞差準備將領及無用職官等八十餘人浩止知習熙河姦利故輙務在引援親舊不恤朝

廷斥境長久大計緣熈河經始弊害爾身所經歷後來致人多言卒由冗費不節今日不可不痛思懲艾宜早裁定仍詰浩不因長司擅便聞奏情罪

丁巳遼主遣懷遠軍節度使耶律永端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韓資襄來賀同天節　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王安禮元奏御史臺取籍記賊盗名簿乃本府日用文書及令分析乃言以臺牒别取簿數多遂奏乞逐次止取一簿隱落前奏虚稱日用文書一節此乃安禮前

後欺妄不實上批中行奏事不實不當落侍御史知雜事以直集賢院知無為軍鮮于綽云中行坐論安禮獄空不實故黜已附注壬子朔當考

戊午上批仲潦新婦文安郡夫人曹氏昨以太皇太后遺恩進封增給俸錢等有司自陳以為誤支可依舊支破仍免追理　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獄空詔送史館台符減磨勘二年少卿韓晉卿楊汲一年舊紀書戊午大理寺獄空新紀不書

河北都轉運司言都水監專領河事平時措置

本司初不與聞近歲决溢則均任其責令新舊埽崖𢖍置開塞之際實繫本路公私休戚伏望許令本司同議如不賜允從乞免同坐詔河防事免同坐如轉運司曲有沮壞都水監按劾以聞　大名府安撫司言宣德郎致仕常昇母李年百有十歲昇累歷資任以母老不能之官遂求致仕家素貧遇歲饑無以為養乞令昇依京官致仕例給以半俸從之

己未沈括奏欲遣曲珍將兵於綏德城照應討除賊界

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詔如括奏且誡毋得恃勝輕敵責將吏常持小心以保勝勢餘更隨宜裁酌勿失機會有功士卒切在以時推賞収其歡心惟此輩樂於趣戰則所向無堅敵矣三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四月十一日十三日可併此

壬戌詔沈括葭蘆寨可乘勢取之固善萬一賊壘堅完閉壁自守不得疲耗士卒攻擊惟令將官多設機智開之以利致之出戰然後多為奇伏邀而敗之　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二十

卷以進元豐正月十三日有旨討論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編類

癸亥詔聞鳳翔府鳳階成等州饑民流移東來以數萬州郡未有安集之計令提舉司案實以聞兩紀附年末上曰常平賑濟之法州縣或不能盡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令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饑歲老稚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類也天地郊廟之祭當用太牢議禮者固以為不可民間殺牛法所當治而州縣多不禁止論議之

偏槩如此也　詔李憲所奏將來隨軍糧食轉運司經制膠柱需索浩大雖傾關中事力佐以此路金穀亦未應副所辦如此是必無可舉動之理所以自任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糧二千萬斤自從本司運致出塞若非左右忠力之臣豈能操心任責如此已指揮本司責勒葉康直等須管於六月終旬依所要之數計置於鎮戎髙平熙寧三軍寨椿積可照會疾速督促施行惟是所乞金帛等未有擬近取辦去處雖已令盡行刻刷應副尚

處其數未充又自關東運致道路險遠恐不及事宜就彼更切經度具析奏來　權管勾涇原路轉運判官衆同管勾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承議郎胡宗哲降授承事郎權發遣同經制熈河路邊防財用事通直郎馬申降授承務郎展磨勘八年坐闕軍糧餉也

甲子上批欽州極邊煙瘴知州許依邕宜二州奏子孫一人恩澤著為令　詔自葭蘆堡至米脂寨創添堡寨從沈括請也三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八日十一日并此日又二十八日皆合并入

初大軍還自五原夏人瞰我師既老乃保金湯以窺鄜州括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絳州防禦使曲珍將步騎二萬治師於東川言欲襲葭蘆出鄜延東道夏悉衆備東方師行數里反旆而西三日至金湯拔之斬首千五百級俘宥州觀察伊克衆數千人而還乃移軍討葭蘆遣曲珍屯綏德以圖之虜兵塞明堂川以拒珍括陰遣别將李儀自河東客户津夜絶河以襲葭蘆河東將訾虎率麟豐之甲會之虜救葭蘆還得地二百里控弦

四千人以守河梁據括自誌　詔隨軍出界掌機宜官及走
馬承受不得干預軍事
乙丑承議郎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徐禧知制誥兼權
御史中丞初召禧試知制誥禧辭不許旣就試即命兼
中丞
丙寅手詔李憲近聞夏人復遣間使許董戩喀羅以西
地求平及契丹亦繼有使人到青唐深慮為夏賊成和
近鄂特凌古累請師期未報恐羌情生疑奸者乘隙壞約

可於秋初速與一期日遣人伺問上件事實令董戩勿聽契丹言與夏國和其他斟酌諭之

戊辰熈河蘭會路經畧司言經制司欲於熈河州戰兵對替蘭州瘦病不勝甲將士緣本管兵不多乞自朝廷應副詔發在京拱聖驍騎雲騎武騎各一指揮殿前步軍司虎翼各五指揮共蘭州不勝甲卒並赴隴州鳳翔府駐泊委官訓練　詔蕃弓箭手陣亡依漢弓箭手給賻漢弓箭手出戰義勇保甲在界内傷及病羸不能自

還者並許依諸軍例賜其家　林廣言乞弟巢穴已給
賜後蕃羅氏鬼主乞授以羈縻歸倈州銅印從之　詔
軍入大箐破蕩乞弟巢穴諸以瘴死者特降處分疾速
檢録安南例推恩無致遺漏差錯　上批鄜州百姓陳
訴昨鄜延路軍興日科率之物名件不一內亦有非軍
中要急使用方陜西供軍用度公私艱急若更非理耗
費何以枝梧可下李承之等除軍中委的要用之物方
得科買製造外敢此外配率及耗費官錢收買當重行

黜降并仰提點刑獄司覺察
己巳李憲繪奏將來進兵出塞築立堡障及制賊方略乞從中裁詔地之險易所嚮先後自非目擊與敵變化謦欬之間首末已異豈隃度於千里之外得能之乎理固難中覆也惟是探要鈎賾敵之彊弱與夫待我顯伏情狀内顧己之兵食足以加賊繼餉使軍不虛發財不徒費發必可以摧敵費必有濟國事乃注委之深意惟將帥博謀善圖之　上批付苗授聞夏人求和於董戩

甚急累請不獲又邀契丹使同往以平日强弱大小之勢論之無容自屈如此疑必有深闗國之存亡利害故爾卿所部接羌境必已知其情狀大懼西蕃與官軍合趣覆其巢耳卿宜精圖地形博謀智者未審可為之否亟以聞　沈括言嘗遣景思誼措置邊事受使即行不擇難易乞賜試用詔思誼乘驛赴闕　殿前司言御龍骨朶直弓箭直弩直東西班招箭班日赴崇政殿祗候遇放朝衆改御延和殿諸班都虞候指揮使押班在東

華門謻門横門排立距後殿且二里乞依龍直例入拱宸門赴延和殿迎駕起居從之　詔殿前馬步軍司及河東都總管司諸亡命入塞士卒限外首獲依在京降配法斷遣

庚午詔徙梓䕫路鈐轄司於瀘州東上閤門使梓䕫路鈐轄王光祖免前罪為梓䕫路鈐轄知瀘州兼瀘南緣邊安撫使遇有邊事安撫鈐轄司措置施行轉運司更不干預二十七日云光祖坐打誓不實被劾此云前罪當即是打誓不實也光祖此已書知瀘州十二

月十一日張克明乃以知瀘州論事十九日又書光祖知瀘州不知何故當考此年七月戊申并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云云可考

詔判都水監李立之理三司副使資序勾當官吏轉官支賜有差賞相度新河裁省工力之勞也

壬申詔秦鳳路經畧司如無賊馬犯邊毋得出兵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范鏜上捕賊使臣詔錢盛名程保民各遷一官岳全減磨勘二年移將副差遣馬德減三年郝寧與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展磨勘三年其殺獲正賊兵級依本路賞格　開封府判官杜常言應陜西見管

妄通兵士乞並刺填所在廂軍從之仍下諸路準此妄通兵士當考

河東經畧司言乞選麟州飛騎府州威遠子弟二十五以下短兩指二十以下短三指並刺充從之

癸酉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蔡確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感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高世則於紹興六年十一月申史院云今續於舊文字檢尋到禁中論蔡確事云蔡確既責降禁中尚有前朝寵遇及用事之人交結或進言於太皇太后曰蔡確先帝任為宰相前

後蒙太皇太后包容今日更乞聖意少加寛貸太后曰若論蔡確玷累先帝處多一切不問今自取罪戾非太皇之私意也先帝初任確為相舊相富弼自西京上言陛下左右不宜任用小人確朋黨多後來確知此事一日殿上奏事正色問先帝富弼言神宗怒曰卿何從知富弼之言確已不能對神宗復曰老臣獻豈可沮用已而富弼再上言臣前所謂小人者蔡確是也神宗亦深信弼言悔相確今先朝劄子具在遂取富弼元上劄子以示哲宗并皇太妃等史院案踏今具存世則所録蔡確新傳云富弼在西京聞確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在陛下左右神宗亦悔之蓋以此為據也按蔡確固為小人富弼固嘗言於神宗竊恐未必在確初拜相時今附注此更俟考詳六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弼薨王安禮云云或即指此也舊紀書癸酉官制成詔以五月朔頒行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新紀書官制成珪確為

某官不書以五月朔頒行

詳定禮文所言太廟每室設豆籩十二蓋承唐顯慶舊制情文不稱乞從典禮籩豆各用二十有六詔候廟制成日取旨禮文第十一卷豆籩俎簋鼎鉶之實并禮料改更事件有十二項此但第一項耳亦無月日及取旨等語不知實錄何據當考

詔百官見執政三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寺監長官及待制橫行以上詣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聽處即有所請召并屬官及親戚不以服紀不用此法

詔河東提點刑獄黃廉知汾州周覺晉州王說平定軍康昺各展磨勘三年

先是追官勒停人余行之以謀逆伏誅康等坐嘗遺酒及差人護送原赦特責也　三司言朝旨給鹽鈔二百萬貫與涇原路陜西轉運司勘會印鈔紙見闕四十八萬餘張若伺候商虢等州科買起發顯見住滯欲用雜物庫襄州夾表紙印造上批紙色不依自來所用非便宜止令依久例所用上色甚好紙印造　詔陜西都轉運司涇原路逐司係去年六月以前舊有窠闕文武官料錢米麥支諸般請受依舊勘請外後來因軍興創添

員闕并諸般差使除身分料錢米麥外餘添支諸般請受並權於闕東州軍或在京支給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舊紀係之癸酉新紀於五月一日乃書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　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事頗肆横脅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姦

上察其不阿故與安禮俱蒙大用　翰林學士承議郎
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特遷奉議大夫曰安有
尚書而猶承議郎者　降授中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
發遣三司使安燾試户部尚書禮兵刑工四部尚書皆
闕不除　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權判尚書兵部兼知審
官東院何正臣試吏部侍郎大中大夫集賢院學士判
尚書吏部蘇頌為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仍詔頌管左
曹左曹據御集　通議大夫知潭州謝景溫大中大夫知制

誥知應天府李定並守戸部侍郎朝散郎龍圖閣待制知鄆州許將試兵部侍郎太中大夫大理卿崔台符守刑部侍郎通直郎知制誥知院兼判國子監農寺舒亶試給事中　朝奉郎檢正中書戸房公事吳雍守左司郎中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震及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新舊紀既書王安禮等執政已又書省臺寺監以次除授　詔自今更不除館職

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詔唐贈太尉段秀實八代孫文酉為隴州助教復其家兩紀並書　三省上擬定百官番宿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省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尚書侍郎以上並免宿尚書都省及六曹一員遞宿省寺監長貳五日點一宿餘官

畨直　詳定官制所言唐制内外職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辟置僚佐止給使牒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無品及一時差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給黄牒樞密院降宣今若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微恐不勝盡給令擬階官職事官選人凡入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勑除授則給中書黄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黄牒樞密院差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　詔招軍軍員一年内招係將下就糧兵士及五百人轉一

資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成都府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議郎知制誥同修國史王存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改新守户部侍郎謝景温守禮部侍郎

朝請郎天章閣侍制河東路都轉運使陳安石試户部侍郎他日安石與右曹侍郎李定同奏事上目留安石曰卿豈非甞任淮南轉運使而不保李定者乎安石曰有詔問臣不敢不以實奏上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

詔應除職事官候官制行日罷舊職事尚書省執政官不用此例

丙子朝奉郎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熊本試工部侍郎朝散郎史館修撰判太常寺曾鞏朝散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趙彦若通直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陸佃並試中書舍人鞏彦若佃集皆有謝表彦若佃表首皆載仍改賜章服獨鞏表不載承議郎秘閣校理羣牧判官畢仲衍為朝奉郎守起居郎通直郎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兼崇政殿說書蔡卞為奉議

郎試起居舍人給事中舒亶權直學士院通直郎館閣校勘知諫院朱服試國子司業諫院惟舒亶朱服兩人亶既除給事服又除司業未見除授司業人明年四月乃以王桓為左正言監察御史裏行奉議郎黄降通直郎豐稷王桓並為監察御史　詔安疆寨招廂軍百人令陝西應合刺配五百里以上除彊惡賊外押送經畧司刺充以保寧為名

丁丑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呂公著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始議五路舉兵伐夏公著諫不聽尋上

表求罷仍謁告不出上封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託腹心之寄無逾卿者安得自外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無功公著言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於是用李憲策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定州召為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上曰朕待卿不止此卿其少安或謂公著曰今官制新行所用為相者或素出公下又西府方以二員為制而公與孫和甫韓玉汝為三人有溢員上以是詔未用二員之制令

遽求去得毋近於躁乎公著曰所謂大臣者病不能以義進退耳皇卹其他章繼上乃有是命及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四年十一月甲辰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記聞云公著諫再舉西師上不悅因除定州及李舜舉入奏西師若再舉關中必亂上乃召公著慰勞之按公著以四月二十六日除定州五月二十一日始有詔罷涇原進築六月五日令李憲還熙河舜舉入奏時恐公著已去京師矣或舜舉入奏在二十一日以前公著猶未入辭也按公著家傳入辭以五月十六日記聞所云慰勞之語當即是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更須考之十六日入辭距罷李憲令還熙河尚半月又恐舜舉入奏不應彌兩旬乃有指揮當考

神宗史職官志云元豐五年六月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於是得不廢上又以樞密聯職輔弼非驅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官制既行上欲以禮退公著逡巡數月公著始請補外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定州按志所稱上欲以禮退公著蓋作史者私意公著自緣議論不合故罷耳二員之制更須考詳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辰已具注在彼孫固以元年閏正月壬辰除同知呂公著以元年九月乙酉與薛向並除同知三年九月癸未三人並改副使丙戌向罷四年正月辛亥固改知院公著改同知韓縝初除同知舊紀書丁丑呂公著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新紀但書丁丑呂公著罷

太中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判將作監王益柔為秘書監奉議郎集賢校理知禮

院林希為承議郎行著作佐郎宣德郎館閣校勘邢恕為校書郎　詔中書舍人罷職事官日除龍圖閣待制又詔尚書省寓舊三司龐元英文昌雜録云以時有營繕未畢凡寓治四所一舊三司二舊司農寺三舊尚書省四三司使廨舍承議郎知制誥權御史中丞徐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似有妨礙乞免赴直詔禧守本官試御史中丞

戊寅降告七十五道勑三十道宣四百八十七道劄子八十六道付沈括賞曲珍出塞時立功將官有輕重未

當者以聞　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帶行賜服佩魚當考李德芻叙獻子云故事直學士以上賜金御仙帶結銜皆云賜紫金魚袋而惟奉使館接伴始佩魚御仙之制久廢而皆作荔支樣元豐中新官制始議學士侍郎以上服金帶尚書大資政翰林學士佩魚給事諫議舍人中丞非自學士除者服紅鞓犀帶佩魚時舒亶為給事中交結張誠一忽中旨易給事中丞服金帶而廢紅犀之儀元祐中復龍給事金帶而不敢削中丞者按德芻所著叙獻子多不實附注當考中丞服御仙花帶已見此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矣若謂此四月二十七日緣亶則猶可又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

三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並合參考

罷修五朝史當考求所以罷修之故先是曾鞏上太祖本紀篇末論所論事甚多而每事皆以太祖所建立勝漢高祖為言上於經筵諭蔡卞曰鞏所著乃是太祖漢高孰優論爾人言鞏有史材今大不然於是遂罷鞏修五朝史事此據鞏上神宗寶訓守文粹中所編者當考太祖篇末論乃四年十月十一日

詔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於河北計置封樁糧草並歸措置糴便司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為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入內東頭供奉官都

大經制瀘州夷賊司走馬承受公事兼照管一行軍馬麥文昞遷兩官寄資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領果州防禦使右騏驥使呂真為皇城使忠州刺史東上閤門使王光祖為四方館使賞討乞弟功也將校依本等推賞兼功人並累賞初中書樞密院言姚兕當減磨勘四年緣皇城使改官不用減年當至元豐六年七月遷遥郡防禦使内殿承制秦世章當遷三官先坐打誓不實被劾及破乞弟當遷一官如京副使張仲安劉甫各當

遷一官不能戢士卒殺人夫為賊級候奏功取旨王光祖當減磨勘三年坐打誓不實被劾及昨破乞弟當減磨勘四年供備庫使高遵治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壽當減三年東頭供奉官杜議當減四年各坐殺降人級作鬭敵被劾詔姚兕遷遥郡防禦使秦世章張仲安劉甫並如前詔王光祖通用減磨勘七年遷一官更減磨勘二年高遵治張壽杜議候案上取旨故兕光祖等先推恩也　賜河北提舉義勇保甲狄諮每年公使錢千緡

專給犒設

己卯詔内外市易務錢在京酒户欠糟米錢各展三年均作月限納限内罰息並除之　沈括奏曲珍已分遣將佐城葭蘆寨詔近據麟府軍馬司張世矩已領兵出討除左廂屯聚賊馬宜移報曲珍照會誡敕所遣出界將佐照管士卒穩審取勝勿輕敵也三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八日十二日十三日並合并此

庚辰上批付沈括麟府路牒報西賊於神木堡聚兵其

首領皆牙頭選募血戰之人本路兵出塞當此地分不可不小心接戰可與曲珍誠責將官詳審措置　詔皇城司選募親事官一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守奉景靈宮置誠州貫保縣舊紀書置貫保縣　陝西路轉運司官范純粹等奏伏見朝廷聚兵涇原謀為進築堡寨侵復土疆之計而臣等聯職漕計約計一行軍馬并應干傔從諸雜占使以致負運芻糧什物之人萬數浩大師出有期帑藏匱乏芻糧未備事力有限飛輓難繼夙夜憂懼未

知所以為策深慮他日或誤國謹具條列下項一今來會聚諸路兵馬併在涇原約正兵廂軍二十萬馬四萬輦致芻糧百姓又約二十萬頭口二萬凡一牛馬所費當五人之食約總其數日費萬石而草不預焉且以百日計之所損百萬斛矣契勘去年涇原路兵興廂禁軍纔六萬馬一萬七千師出而還不踰兩月又朝廷所賜錢斛皆是累年所積倉廩充實然猶公私匱乏乃已如此自軍廻以來屯戍之兵糧食僕料至于犒賜及累次

特支之類皆係所賜錢斛内支費所餘無幾今以公私困弊之餘而所計兵馬三倍于前所齎出界之糧數百萬又須為接續饋餉之計若新修城堡既成更當儲積以備守禦臣等度今公私之力恐決無辦具之理一軍行餽運芻糧并輦致材木什物等人除候制置司分擘廂軍外見相度合雇大小車及駕䭾喝人約二十萬縱所雇人車悉得足數而一運糧斛纔十餘萬石僅可充十餘日之費其輦致材木脚乘不與焉雖擘畫轉搰計往

還八九運方足百萬之數須畧無艱阻纔且粗給緣山涉水不無艱險之阨經歷時月不無風雨之阻深入賊界不無抄掠之虞駕鳴之人往來界外不得止息勞苦既久不無逃散之患車乘頭口衝冒暑雨負重致遠飼秣不時暴露綿久不無死損之數宿兵在外不幸於五者之中有一於此即决誤大事一近準朝旨節文修築般運並用廂軍及和雇百姓契勘已蒙朝旨下諸路團結廂軍陜西人數修築工役外餘路共止四萬有餘並

隷制置司仍令制置司隨宜分擘應副緃制置司全不他用亦是難足今來運糧之役竊度關中民力自經去年調發隨軍之後凋殘驚畏雖給雇直必不願受雇出塞州縣若無人應募不免差雇以應期會則是名為和雇實為調發前日朝廷明降德音曉諭百姓更不差夫出界各令安業詔敕之下兆姓歡呼歌頌聖政今復差雇出界切恐不副陛下降詔推恩之意萬一人情騷動別致生事不可不慮右臣等竊以去年興兵倉卒大功

未就有負朝廷伐罪之意今竭關陜公私之力事此一舉必圖萬全而事勢如此無可濟之理臣等固知危言異議自速罪悔誠以職事所在不敢緘默是敢昧死上聞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純粹此奏云與本司官同上然則當時為轉運使副判官者悉是也須詳考姓名列出之純粹五月一日又獨上奏純粹此奏自注云五年四月而空其日今附四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五月辛巳朔御文德殿視朝新除職事官未正謝者許立班　詔尚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議左右分治及進呈始命合治舊紀書詔僕射丞治事則不分左右　又詔自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

下馬處並同兩省侍郎大理寺國子監官差承務郎以上如無即差選人充正官立行守試請受法惟外任用前資　是日中書省奏事上曰自官制之行嘗訓敕近臣當至誠惻怛輔成治道無或徇私毀上附下君陳曰嘉謀嘉猷惟我后之德古之賢者發明其君之德蓋以躬率羣臣正君臣之分如其自美則是倡亂也郭子儀再造唐室貴盛莫比代宗用楊綰為相止清德而已子儀為之減音樂五之四非畏綰也欲成代宗之美以率

羣臣由此黎榦亦減騶馭崔寛亦毀池觀可謂得大臣之體也　詔内外闕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樁禁軍闕額錢給　詔苗授趙濟本路財糧極為艱急所修堡鄣處多占防拓軍馬近塞又多警急既不能時省費以待不虞及於農事方作調發力田之民甚非得計不可不恻怛體度邊費上為朝廷愛惜財用　吏部尚書李清臣言久當史職國史今已成書寫録進册將畢止是點對裝

標功亦不多緣臣等近各有職局欲乞自五月一日廢罷修國史院官吏量留楷書等候進册了放歸本處外臣勘會中書舍人趙彦若職事頗簡元係編修官可以不妨本職催促點檢進卷如有點對出事節合令元分修官改正即乞令計會修立從之

壬午詔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為事陳而為法人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寖迷大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閔古弗還因時

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粗獲條次小大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效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守敢有僭紊其申諭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以下聽長官糾劾以聞龎元英文昌雜録云此詔自内出非學士之辭也當考兩紀並載此詔但各有删潤今具載之政和二年十月十七日揭牓六曹寺監長官廳

手詔詳定官制所日有應報所置官司事件不少其李清臣已下應新除職事官

之人並令依舊　又詔今後四方實封奏除内降指定付三省樞密院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外餘並降付中書省可從本省分送所屬曹省

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　通直郎中書舍人陸佃兼侍講奉議郎起居舍人蔡卞兼崇政殿說書放翁家世舊聞楚公為太學直講累年既去而太學獄起學官多坐廢元豐中侍經筵神宗從容曰卿在太學久經行為士人所服卿去後學官乃狼籍如此公曰學官與諸生乃師弟子今坐以受所監臨贓四方實不以為允龔原王沇之等皆知名士以受鄉人紙百沓筆十管斥廢可惜願陛下終哀憐之且臣為直講

時有親故來亦不免與通問使未去職亦豈能獨免昔蘇舜欽監進奏院以賣故紙錢置酒召客坐自盜贓除名當時言者固以為真犯贓矣今孰不稱其屈臣恐後人視原沆之等亦如今之視舜欽也雖不見聽然上由是益知公長者蒲中行為太學官獄成獨以不絓吏議被賞楚公歎曰此賞豈可受也由是薄中行為人

手詔朝廷議更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竒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頒行尚爽條理若爾者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其詳定官恐須並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

以此意著為式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為六曹財賦如一今先自京師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墨本與朱本並同詔如聞官制新行諸司不知所屬可一切申尚書省其舊官司如殿中省翰林院之類有見任官者令依舊治事候新官上即對罷其妄稱疑廢託故避事以擅去官守律論是日中書奏陝西邊事未息欲廣調軍須上曰秦居關中止以一方事力尚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大十倍於

秦逺取東南財賦以贍關中吏得名將練兵則何為而不可顧未有其人爾

甲申詔訴訟不得理應赴省訴者先詣本曹在京者先所屬寺監次尚書省本曹次御史臺次尚書都省次登聞鼓院六曹諸司寺監行遣不當並詣尚書省　詔遼人不可禮同諸番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還隸樞密院

詔環慶路經畧司欲建環州百魚平白草原木瓜平堡寨及廢肅逺寨計費十千萬津置又當不貲今邊城財

力艱急物價翔貴如可以開疆制敵固當不愛今費以除後憂今所建堡寨乃在邊壕以裹財力餘時尚不足為況邊事未息豈可坐閑自屈之計其罷之　詔引戰環州弓箭手都指揮使王隱舊病右目因奪隘力戰箭中左目與三班借職俸禄終其身并與引戰支賜仍許子孫承襲　上批知樞密院孫固以私喪合給式假未有所給日限官司處分可從中書省依舊例施行今後執政官給假準此

乙酉范純粹奏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事西討將修築堡寨趲積芻糧為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期之緩急民情之休戚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畎畝不忘君者蓋臣子之常守况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為嫌而隱默自

欺此臣所以自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人惛亂因辱其長衆怨親叛席卷可平朝廷大治兵師諸道並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為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清野以避我鋒決於他路犯邊以為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有可憂兼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糧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二而地理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

日漸久丁夫有奔潰之虞於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
陛下興舉之意而繫敵人觀望乎矧所成堡障深在賊
疆存守久長豈敢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
民力充實府庫久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獘若此
其甚今者再議大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
事功不就即來歲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
所謂攻守得失之勢城壁利害之實者也臣準制置司
牒坐到發諸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竊計出兵之日決

是初秋去歲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中冬漸已還塞然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萬之衆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飲難周瘧痢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之虞臣恐疾病傷殘有甚前日内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所謂師期之緩急者也臣竊見去年調夫出界其近上等第人户有至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户人亦須數户共出一夫雇直至及百貫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

發至于再三其間凍餒艱苦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完今茲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心駭畏頗有逃散棄麥在隴秋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大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趨辦若人戶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為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休戚者也臣竊謂朝廷興舉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切與老於川

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意朝廷諱
身畏禍無有為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
復以職事為嫌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
之罪於他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聞伏惟聖
慈優容採擇天下幸甚貼黄臣非不知危言横議自速
罪悔竊以謂今日盡言蓋無負於陛下雖即鼎鑊何以
愧心若雷同衆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
公議壅不上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

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為忠言純粹去年十二月責官已具注是月十一日今年四月末又與李察同論事此獨奏並據純粹集

丙戌降授承務郎新差監邕州受納鹽米倉張舜民言昨從高遵裕管勾環慶路機宜文字隨軍出界與遵裕始因商議裁減供給不合自爾事無大小未嘗采納竊惟朝廷委任本在帥臣幕府地甲止於裨贊進則不聽一言退則首當重責微忠泯默俯仰無從臣今掇拾追記自日軍中嘗陳述裨贊事條件上聞伏望追察上批

送宇文昌齡究實以聞舜民令開封府選人伴送至鄜州供答朱本移十月二十三日六月一日詔可參考舜民初責邕州當考月日　詔兩省樞密院時政記侍郎同知樞密院事修尚書省左右丞遞修三省同得旨及宣諭事門下侍郎修宣諭仍於當日記録　鄜延路總管曲珍及走馬承受楊元孫言四月己卯官軍出界行至婁相直貝旺川劉寨全軍夜驚已即時撫定手詔本路諸軍自用兵已來未嘗因出界寨中夜呼深慮人情或有憚勞不欲行者可急體量人

情慘舒欣息依詳去年用兵之始朝命處分士卒止合效力勿使費財每遇舉動常令漙有霑潤勿玩習以為細事有傷軍中樂於公戰之心或致譸張朝廷至時必有深責　又詔沈括體邺士衆須令心自奮勵樂於戰鬭若未便人情且須安養鼓勵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頻有驅牽别致生事其修葺蘆寨軍馬更加應接照管

丁亥詔應定衡替官事理輕重並歸尚書省　林廣上討蕩蠻賊軍員等部領獲首級并權隊將獲首級人功

狀詔成隊二十分與轉六資内一資絹十五匹其餘分釐並依部隊將例不成隊人依陜西格推賞　給事中舒亶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駮司限當日抄録關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撥封駮司歸門下省爲封駮房如合依舊關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官司爲名恐内省無關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關報

戊子詔開封府界保甲三丁内一丁充太常樂工者免餘二丁　又詔河東轉運司昨所借功賞絹二萬匹招

納蕃部特蠲之

己丑承議郎試御史中丞徐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待制鄧綰知永興軍禧言永興故為浩穰其民闗𡋯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闒茸偷惰無居綰右者伏乞移綰内郡别選才望之臣詔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禧舉孔武仲邢恕為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

牽懐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唐坰乃上書薦惠卿天下竒才蓋坰適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為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頼陛下早辨上曰履霜堅氷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豈宜更在此位張璪曰今日即欲别除一官安禮曰禧號能治邊或授以帥為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茍貳焉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

過分宜何以為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資序自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論報安禮曰禧論鄧綰非才不當除知永興軍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雖改綰青州亦罷禧中丞仍詔中書省命詞止云門下省關掌出納命令之重故選才換授勿言禧不當處言職也命詞據御集 詔新除左右僕射用壬辰日赴尚書省行禮上儀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草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給事中獨許書

畫黄而不得書草舒亶疑之因以為請上曰造令行令職分宜别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為令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監職事故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隨事統屬著為令　詔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前奏請施行和糴鹽礬坑冶之類已成倫序今召除尚書户部侍郎其職事委莊公岳蔡曕協心委力奉行安石在河東畫用薛向鹽法告捕嚴密鹽課增羨又奏更河東和糴法

官不支錢五歲一弛以予民當安石使事時公家有入而無出及安石去遂不弛和糴也朱本削去安石盡用薛向鬻法已下數十字以為前史官載此意謂兩取於民然無照據新本亦從朱本今復存之

辛卯起居舍人蔡卞兼權國子司業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兼權太僕卿東上閤門使曹誦兼權軍器監以手詔近緣差除罷主判處新官未到如太學之類可速差官權領恐無官總治官局廢事也上欲以蔡卞為侍御史知雜事蔡確王安禮皆以親嫌為請上曰嘗面諭卞卞

亦以此辭其人有守必不肯比附張璪曰卞識義理誠如聖諭上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古人待我國士我故國士報之至於豺獺亦有報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施矣王安禮曰禧志行如此已為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貶斥使天下之人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令為給事中恐不足以懲勸上曰且待其不悛當在顯黜上因言昨陜西初有師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師行夫數甚不足蓋稷所奏文具耳無實也稷所言多欺妄

幾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人物甚似惠卿可誅好
大言無誠實外似剛直質極汚邪王珪曰稷深為惠卿
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臣與承禧有隙
授以淮南意在撓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陛下安禮曰
承禧何足畏惠卿居喪有何事令承禧得以報怨上曰
惠卿性極貪鄙閒居不免私汙干擾州縣慮為承禧所
持所以心不自安上因議陜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
西鄙用兵契丹乘閒有所要請仁宗御延和對輔臣至

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付托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下羣臣震恐莫敢對　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内外小大諸司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中書稽延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未知留滯處所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遣發可也於是三省言尚書省六曹如吏部尚書左右選舊係審官東西院流内銓三班院户部左右曹係三司司農寺舊申中書省今合刺都省其應

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舊內外諸司皆準此可中

明行下已上朱本與墨本同上以命令稽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

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

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遂止此據蔡惇官制舊典附申稟留滯下詔祕

書省殿中省內侍省於三省用申狀尚書六曹用牒不

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其尚書六

曹分隸六察　詔沈括李憲苗授據環慶路經略司奏

蕃官阿齊言夏國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京府羅彭

界甘肅瓜沙十人發九人欲諸路入寇人馬已發赴興州及四月丁丑西賊二萬餘人騎侵犯淮安鎮自去歲興師以來惟患羌賊廻避官軍致不能大有尅獲賊今果如所報則中國正得良便機不可失惟要探報得實準擬有素以本路兵馬合成大陣守控要害伺其深入痛行掩殺則我用力少而收功多矣

癸巳召輔臣觀麥于後苑新舊紀並於癸巳書作尚書省當考二月五日命宋用臣當并考

分命大理少卿王衮斷刑韓晉卿治獄 河東

經備司言豐州屯駐神銳指揮千餘人薛義所部照應
修葭蘆寨王安等百餘人鼓動軍衆擅還豐州及恐喝
指揮使張臻言不遜内捕獲十六人張世矩已陵遲處
斬其餘人見捕逐詔續捕獲人但嘗逼嚇指揮使出不
遜語證左明者並處斬更不得推究為首人家屬應縁
坐者押赴豐州處斬其同居骨肉依編配法其後經略
司言安等已斬莫知為首者而安有母年六十二上特
貸之詔沈括可移報曲珍如本路兵馬自足防捍勿與

薛義一將相近恐因而黨肩有壞紀律　詔京東路轉運司聞徐沂二州去年已災傷失於檢放今夏旱災本司亦未容百姓陳訴分析以聞

甲午降授通直郎權管勾河東路轉運判官蔡曄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判官實録如此疑有誤字或權管勾又下權發遣一等當考　吏部尚書李清臣等言今月壬辰賀僕射上尚書省百官方就班臺吏相繼趣臣等就列三院御史及中丞久不至臺吏復至臣等立位前贊云且歸幕次在庭觀者亦

或竊笑按御史中丞班品在學士下合班即對引無先
令學士尚書侍郎就列然後報引中丞之儀況三院御
史班品不同竊慮立班不應在尚書之後乞送臺吏付
有司根治詔吏人令御史臺勘罰　御史臺言尚書左
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於都堂下馬
檢會三省執政官上下馬儀範尚書左右僕射許至都
堂左右丞於本廳今官府雖寓局緣各有擬定聽事案
宗孟安禮身為執政當朝廷董正名分之初宜身先百

執遵行憲度乃率先違法犯分羣工庶尹何以觀仰請
付有司推科安禮爭論上前以為今日置左右丞為執
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　上
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才難惟能以道汎觀不
拘流品隨才任使則取人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逐
不可為已與之官禄反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
勞朝廷見知雖有過失亦當寛貸若吳居厚使京東治
財數百萬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

律有議賢議勞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然有司議罪自當守官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六月十六日居厚自運判改運副

乙未三省言侍郎闕官王安禮曰聞張問雖老精力尚不衰或可任上曰問好為異論知滄州上言本路歲饑民有流移者苟免常平助役之苦以得流亡為幸蓋論議多出於韓琦所以如此太常丞闕王安禮曰王古如何上曰古亦好異論張問知滄州在熙寧十年二月

詔除杭睦蘇湖

秀常潤溫明台十州買撲場務積欠淨利過月錢三萬餘緡從司農寺丞韓宗良請也　詔三省樞密院自今應入進文字自來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　又詔直翰林醫官院至祗候依舊更不改換其現在太僕丞至流外主簿並罷仍今後更不除授令詳定官制所立法以聞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為翰林院惟使副尚藥奉御依舊外直院而下隸大醫局今復如故六月癸亥翰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醫官局副使以下如舊　詔應支給軍前漢蕃士卒

特支犒設并醬菜錢等如三日不支其轉運司及合支官司並當除名　又詔逐路走馬承受凡遇差發軍馬出入仰常切體量人情如士卒私自賠費及將官措置乖失並仰密具事由聞奏如敢不獲時聞奏致朝廷察訪得知當與所犯人均責

丙申司天監言七月辛巳為出兵吉日詔進兵日依李憲所奏初憲言五路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一擇日雖擬七月辛巳中軍起發為準竊慮未協全吉

乞下司天監詳定故也據密院時政記十四日乙未李憲奏五路軍馬會合欲定七月二日進發恐選擇未協全吉乞下司天監再加詳定十六日丁酉太史局奏今集衆官定奪將本京六壬加臨得七月二日日辰辛巳具出兵吉日同三省奉旨進兵日依李憲所奏實錄並載二事稍與時政記不同姑附注此

知淮陽軍奉議郎趙卨知徐州丙午罷　涇原路制置司言牒鄜延路四軍環慶路兩軍火頭並於禁軍步人內差具傔役輜重無廂軍以義勇保甲充恐未肯依應乞降朝旨從之　詔陝西都轉運司運糧應副軍興於諸州差雇車乘之人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

五十至縁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仍曉諭人户知

手詔沈括閧官兵往葭蘆寨城界前知甚有逃竄部落

止在寨外三兩程存泊若不大布恩信廣行招徠深慮

大軍引還結集入寨作過可令曲珍多方展轉開道恩

意招安許與依舊住坐仍首領等第補置官職

丁酉奉議郎試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蔡卞試侍御

史知雜事卞力辭之復為起居舍人卞力辭據卞傳并書之十一日可考

詔河東路經略司指揮軍馬并麟府豐州刺得西賊

實屯聚處即量力大小選兵將掩擊如蕃户非時自被抄略願讎賽者聽　詔五品已下官應得旨改官並為敎授　手詔沈括所上邊略可畫圖二本逐一貼出一繪即令賊界地形戍壘一繪將來成就邊形務要得實異時悉可案圖考驗不差勿得增飾减損

戊戌上批御史不可久闕新除蔡卞知雜未就職緣闕員甚多不可悉令奏舉宜詔兩省官各舉敏明不撓可為御史宣德郎以上員各二人限一月聞奏新紀書戊戌詔兩省

官舉御史各二人舊紀不書

己亥詔翰林學士兩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尚書以下見執政官並靴笏

辛丑詔陝西路都總管司涇原進築城寨財用雖已略具尚須措置諸路團結兵馬已令制置司未得勾抽先差發將兵並就近裹㰱泊緣涇原事所差文武官並發歸原差來處初陝西轉運司以役兵不足用下諸州和雇運夫永興軍奏準詔諭民不復調夫出寨今漕檄雇

夫非科差不可從之則違詔不從恐誤師期詔如前詔而使者亦還奏其不可進築遂議罷兵故也朱本簽貼云時呂大防為使院提舉而大防當知永興軍故前史官妄載此語並無照據合刪新本從之按呂大防行狀有此令復具載

給事中舒亶言吏房前後發李規王務民奏鈔令臣書讀侍郎王珪已書省審坐違式舉行但勘罰令史緣奏鈔皆王珪書名自合省問豈容但稱不知歸罪令史自非執政大臣怙權擅事輕蔑朝廷即是吏史憑附大臣沮壞法令陛下新正官名而上下橫廢如此不治

其徼實恐陛下復古建事之意或成虚名為天下後世所議詔承行吏人送門下省别加重罰　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言成都府路産茶縣及利州路興元府洋州已有榷法今相度巴州等産茶處亦乞用榷法從之　詔新蔡葭蘆吳堡寨其合用兵馬并戰守器具糧草等並令河東路經略轉運司管認以客户寨已裏堡寨事力那移應副其見闕寨主監押等使臣仰經略司速選差五月二十一日辛丑太原府路鈐轄薛義等奏準朝旨部領兵馬照應鄜延路總管

曲珍沿路累逢西賊接戰鬬敵臣等驅逐軍兵殺退西
賊所獲首級及蕃漢族帳奪到牛馬羊畜器械等奏聞
事今檢會近曲珍奏已修葭蘆寨了當同三省進呈奉
旨令張世矩指揮薛義等步領軍馬放歸元差來去處
更不前去照應薛義見十三日當考六月四日甲寅奉
旨鄜延路昨修葭蘆寨將帶軍馬與王敉蔡與容戶寨
隔河相對自可體探照望其薛義等自合便取直路往
彼豈可迂回却尋葭蘆故城前去及稱不見鄜延軍馬
却回顯是觀望不進及奏上不實仰河東轉運司依前
降指揮即速取勘結案聞奏其張世矩及薛義下得功
使臣等令疾速具功狀聞奏六月十七日丁卯專管勾
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矩奏近修葭蘆寨乞將客戶寨
使臣二員并本處兵馬及石隰司都巡檢那移在葭蘆
寨駐劄防托其張璨却乞依舊且令在石州駐劄照應
葭蘆地并元舊沿河守把去處等事奉旨葭蘆吳堡寨
已令經畧司管認仰軍馬司更不干預二十一日辛未

太原路鈐轄薛義等奏准轉運司取勘臣等照應修葭蘆寨瞭望不進等事臣勘會先部領人馬前去入界累逢西賊闘敵到葭蘆故城不見曲珍兵馬爲所附糧料將盡去回入界准本路經略司牒方知於客户對岸修葭蘆寨又般請糧料前去本寨見曲珍留下將兵李儀等會合訖臣等元初只知修葭蘆故城若知於客户對岸修寨只緣黄河取直路倚曲珍兵勢易爲會合豈却領孤兵深入賊巢日逢戰闘避易就難乞委官取問一行使臣軍馬必見詣實同三省奉㫖送河東轉運使照會如委是詣實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薛義事當修入此皆密院時政記所書也

更詳之或依實録削去

癸卯詔六曹寺監長貳以下如有公事已見不同許獨至執政聚廳處具事狀申議　環慶路轉運判官范純

粹乞日嚴邊備又言至寧州見當職官言本州駐劄兩將自軍回後死者過五百餘人及有二百餘人疾病逃亡亦過二百餘人本將不敢盡申尋勘會寧州歇泊將兵係開封府界第七將京西第二將詔本將分析仍令本路經畧司體量　朝散大夫降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知單州克臣前知太原朝廷聞其不能盡心同力軍興沮抑有功將校姑息逃亡軍人緣邊五十餘次被西賊寇鈔並無措置將吏迂意即陰使据摭過犯及他處事

乖方奏事不實下河東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得實故也雖會降免劾特降之　詔葭蘆吳堡寨已敕河東路管認戍守緣隔大河慮西賊侵犯仰鄜延路經畧司以兵馬照管應援

甲辰通直郎試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舒亶試御史中丞

詔涇原路經略司給封樁軍賞絹二十萬匹與轉運司準備築城修堡　鄜延路經略司言蕃官高永能自言祖父知綏州日有已業田乞支撥上批永能忠勇有

功可令自擇墳廟所在撥賜田三十項仍令沈括摹其祖廟碑文來上永能伯祖文岻舉綏州來降祖文玉獨留居延州　舊紀於甲辰書遣給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舉鄜延路計議築堡障新紀但書遣禧

丙午涇原路轉運副使通直郎李察權發遣陜西路轉運使　同提舉成都府諸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事車子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　鄜延路經略沈括副使种諤言准朝旨條具制賊方畧仍盡一具所乞城山界事今者涇原方議進討

賊必未敢捨巢穴而固山界本路正當可為之時令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戎狄與中國限隔者利害全在沙幕若彼率衆度幕入寇則彼先困我度幕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患者以幕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嶮固可守我師度幕而北則須贏糧載水野次窮幕力疲糧窘利於速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以興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

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今若能使幕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嶮固可守彼若贏糧疲師絶幕而南頓兵沙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閉關延敵以逸待勞去則勿追擊則惜力治約之勢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不利又山界既歸於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彼之牧地可以蕃戰馬鹽池可以來四方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絶和市罷歲賜驅河

南之民聚食於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董戩乃所以交困之也山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其弛備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横山之卒擣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兼梁氏與蒙受首為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猜怨獨以兵威刼束勢不得動耳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此曹操所以破袁紹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别具條奏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

非謂展拓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當盡據山界若占據山界不盡則邊面之患猶在沙幕尚為彼用若占盡山界則幕南更無點集之地彼若入寇須自幕北成軍而來非大軍不可如此尚當先擇嶮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為永計今按視塞北古烏延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此舊宥州地平

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藥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完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他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因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羅圍鹽池一帶為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葭蘆義合吳堡銀州一帶為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領德靖順寧

塞一帶為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四將以新招土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將駐於金明青澗城延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榷客鹽自賣交鈔本為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池既歸我八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州隸本路就收鹽課應副緣邊兼糴買糧草除新克復州軍各係創增課額外舊來八州亦減得地里增饒錢貫萬數不少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乞朝

廷應副錢萬緡廂軍萬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匹乞於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又言朝廷若定議城守山界即乞趁涇原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乘勢興修若遲留月日即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將來興修烏延界當復夏州則東西相望控扼山口其中路以東城寨盡在腹内來則制其衝去則斷其後七月七日丙戌并九日戊子云云并當考於是詔給事中徐

禧内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議邊事限受命後五日上道新舊紀遣禧往係之甲辰日手詔沈括近奏乞盡城横山占據地利北瞰平夏使彼不得絶磧為患朝廷以舉動計大未知利害之詳遣禧等往審議可深講經久所以保據利害以聞 新知徐州趙卨依舊知淮陽軍以上批昨差趙卨知淮陽軍受命有日聞止在管城近改差徐州亦復偃蹇不赴卨安南敗事寛貸不誅尚懷觖望若不懲治則慢令之風將鼔動在位故也丙申趙卨知徐州

丁未通直郎試吏部侍郎何正臣為寶文閣待制知潭州正臣為吏部職事疎畧所注擬多牴牾事聞正臣以制法未善為辭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可歸罪於法故罷之田晝作安禮行狀載安禮論正臣姦回汚衊士類今附見於此更須考詳先是上問安禮曰近事有可言者乎安禮曰朝廷建文昌一代官制以法先王當遴簡人材以處之顧有姦回如何正臣者乃得周旋其閒豈不汚衊士類上頷之他日上臨朝謂近臣曰何正臣如何人也王珪曰臣不知其

為人安禮曰王珪為元宰而二三從官安得不知且正臣姦回天下能道之而珪曰不知者何也上曰可黜知宿州正臣主蔡確確時以祀事出齋珪曰請與確議確入改知潭州何正臣傳云其在長沙也詔州縣募民常課之外願以貲輸官鹽者聽而吏或推行失指正臣疏利害上之謂鹽事施於湖南不徒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邦用詔可其奏俗便安之

戊申詔陝西都轉運司已支司農寺錢二百萬緡内藏庫銀三十萬兩鹽鈔二百萬緡可均給諸路鄜延環慶涇原路委轉運司秦鳳路委都轉運司熙河路委經濟

司乘夏熱於緣邊市糴軍糧封樁以須軍事

庚戌詔諸司供報修注事自今不供起居院直供編修日歷所其闕報日限依二年王存所請　安化州蠻蒙全聖羅世念等帥衆攻德謹寨知宜州王奇領兵至天河寨禦之期翌日與蠻戰是夜裨將費萬竊出黃泥隘遇伏力鬬箭盡墮江而死奇汾州人也七月五日甲申奏蔄以五月三十日庚戌戰死今附本日六月辛酉丁卯己巳

